



著光久史

軍事哲學創見記

世界兵學社發行



序

李君浴日積學知兵之士也，以余拙能言兵事，去秋余以惡疾困床褥，李君介彭君士琦來就榻前，與余談兵事，浴日舊著有『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』，余窮二日之力，細讀之，反覆馳騁，窮盡用兵之道，兵學界奇才也。累欲浼余出舊著若干篇，顏其書爲軍事哲學，余謂哲理當貫古今中外而一之，余何人斯，敢語斯道？顧李君之期望余者甚厚，自顧年華，余所翹望於李君者尤切，因如約寫出數篇，題曰泉齋軍事哲學筆記，姑備一格而已。海內達士志同李君者，有以賜，而少進之，則余之禱企也夫！共和卅四年十月廿七日史久光序於渝山洞之左家灣

軍事哲學劄記

目次

序

一 武德與軍事教育

二 儒家國防思想問答

三 軍事哲學新論

四 戰場心理學纂要

五六

七八

二一

一

武德與軍事教育

智信仁勇嚴，十三篇之精義，中國武德之理想也。夫中庸言智信仁勇三德，孟子言仁義禮智四端，管子言禮義廉恥四維，使儒家爲用兵之精一語，果其真理，則孫子十三篇之言，得無贅乎？曰：管子之言，重在治國，孔孟之言，重在教人，孫子之言，重在治軍，故用語各自有其獨到之處。夫有仁心者，宜有仁術，通用兵於儒術，則儒術所言，心多於術，兵家所言，術多於心，若其理則一而二而一者也，文武有時可分而究不可分也。

智信仁勇嚴，可盡武德之用乎？曰：難言之矣，吾國人生哲學，上以孔子爲宗，所用各種術語，此各種術語之社會力，今何如乎，此社會力果喪失者，孔子以外，則由墨子而另得一人生哲學乎？其未喪失淨盡者，果能回復其本來面目乎？藉令曰能，其回復之道何如？回復有道矣，因是以及孫子五德之影響，當出以何種方式而運用之，方可期其有利而無弊乎？能於以上諸點，得一完備之答覆，則孫子之訓，庶幾了然於吾人之胸次，用之於行陣之中而得心應手矣。蓋孫子之五德，較孔孟之訓，僅多一嚴字，故所差極微，况孔子固有寬以濟猛，猛以濟寬之訓哉！

三達德之訓，其自心理學成乎？自來心之分析，恆以智情意列舉，仁屬情，智屬智，勇屬意，此不待煩言而能者也，若就四端分配之，義與禮似可屬於意，四端之訓未及訓勇，四

維之訓未及智，曰廉曰恥，似可屬於情，故三者相較，似三達德爲最合論理，以其顧及心理之分析也。顧三達德與五達道有關，五達道者，五倫也，吾人若研究三達德之社會力，應自研究五達道之社會力，否則不知其所附麗者何事矣。

前言秩序，爲維持社會兩大條件之一；而吾國之秩序，即爲五達道，三達德之訓所由始也。此五達道，爲社會力之最大者，此社會力今何如乎？不可不下一檢討工夫，請得而分別論列之於左：

五達道之始爲君臣，自辛亥以來，共和行政者二十七年矣，由專制一躍而爲共和，淺見者爲君臣之道墜矣，其然，豈其然乎？昔所謂君初非僅指天無二日之君也，分列土，皆謂之君，例之今日，君臣之稱，可通於長官僚屬矣。總統主席，均爲元首，領袖之職，等諸北辰；秉國之鈞，朝野托命，則君臣之稱，可通於政府政黨間矣。二十年來，倒戈抗命，先後相望，有氣節者，類多鄙之。夫鄙之者何也？謂其多行不義，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也。所謂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者何也？人人心中，皆以爲操莽之行，劉牢之之三反，不容於天地間也。以操莽劉牢之謂不容於天地間，前關壯繆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永垂不朽矣，此君臣之社會力，固儼然在也。

英人白蘭德及白克好斯合著慈禧外紀，謂中國人之精神，即在論語孟懿子問孝章中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死祭之以禮數語中；此數語實具廣大精微之意義，使中國民族而失其承在。余見此書，實當民九十之交，則天壤間更無道德民族矣云云，其時新理論猶充塞頭腦

間，亦微覺其宗法臭味太重。今老矣，著者足跡遍五洲，確以爲中國理想高出一切，美僑匹斯百里之言曰：民族之自有其文化者，無不有愛國心，若其載籍上英雄名賢輩出，而土地廣大，其愛國心必尤熾烈。以此論之，賢君良臣慈父孝子，在中國歷史上，指不勝屈！此次抗戰以前，法人謂中國有無數潛勢力，此潛勢力者，即社會力之謂。然則台莊之捷，固非偶然，即白門之敗，蹶而復振，今情勢所必然耳。

當共產說興，倫常之間，頗多乖舛，曾幾何時，自中央以四維垂訓，昔之弁髦孔孟者，今多息喙矣。匪特此也，平日親友間子弟之不良者，經此次兵燹流離，不肖者之於其親，一反其平日之所爲者，踵相接也。果何故歟？源遠者流長，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，今之謂矣。然則父慈子孝之社會力，固依然在也。

兄弟二字，以長幼而分；夷考他邦辭義，則同用一字者多，而吾先人於此，似有用意焉；蓋老老之外，繼以長長，由是而恤孤，而民不倍絜矩之道，存於其中。故齊家治國平天下，其理相通，此尼山之精義也。今他邦之於父母一倫，尙有講者，於兄弟之愛，蓋鳳毛麟角矣。吾國自改革後，事親之道既疏，連帶及於兄弟，連枝同氣，往往薄於路人，此吾人所共見也。然以父子間之社會力猶在，則又連帶及於兄弟，如上節所云云，其賢者則依然花萼相輝，情同膠漆，視古人無多愧焉，然則兄弟間之社會力亦依然在也。

父子兄弟間之社會力，既與君臣同一綿延不絕，然而當世知識階級，層斷斷焉以宗法社會爲詬病者何也？其所籍口者，不外大家庭與小家庭之爭而已。蓋昔時農業社會，當世以聚

族而居相誇耀，時君亦多以此爲倡導；今此社會力，以經濟情勢變更，早無存在之餘地，願以此蔑棄父子兄弟情感上之社會力，則近於拂乎人之性，徒重經濟而輕理想矣。中材以下，一時惑於談辭，或謂之張儀，稍加以思索，必能反乎天性之自然。吾對於大家庭之見解如是。至其小家庭非所謂新式家庭乎？吾見夫小家庭之善良青年，孝於其親，不讓往昔者固如前也。至於出於一時之誤，以兩情間關係而忘孝道，致傷父母之懷者誠有之矣，然殊未可以此重誣大多數之佳子弟也。夫小家庭者，不過隨經濟上之問題以俱成，必欲以是去父子之親，不通之論也。惟夫婦一倫，似社會力微有動搖，然爲保障人權計，吾固未嘗不謳歌此新社會力之成也，請申其義於次：

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此昔日夫婦成立之始也，出妻之說見於禮經，而其實行之者絕少。白蘭德等謂：中國人非萬不得已，無離婚之說，此實爲舉世所無，且最可敬者。白蘭德等，可謂有功於中國文化矣。顧就人權論，父母實未可以全責任子女婚姻之事，且此社會力，已不脛而走，至慮青年思想幼稚，則人智發達以後，亦無庸爲之杞憂。且觀今日之自由結婚者，亦未盡蕩檢隘閑，不過方式變更，經驗猶乏，其不能盡如人意，勢所必然。其極也，離婚之案，層見疊出，白氏之論，實已過時，可爲一慨！然近年亦稍稍即於正軌矣。至其良善者，自精神上言之，猶是白首不渝之心情也。此未始非舊社會力使然也，然則夫婦間之社會力，亦未始不在也。

朋友之交，其今日民族性恢復之關鍵乎，蓋朋友之社會力，毫絲未改變也。綜觀以上所

述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社會力，雖依然存在，然二十年來，倒戈之變，家庭之前，手足之傷，離婚之案，或時有所聞，或偶然一見，或數見不鮮者，蓋不知凡幾矣。昔日燦爛莊嚴之社會力，今固不免多所黯，亦顯然之事實也。然則將何以處之？曰；國民黨知之審矣，國民性恢復之議，實爲見道之言，吾人與後世子孫，所當永矢弗諼者也。至恢復之方，如祀孔也，新生活之提倡也，皆屬高瞻遠矚。惟是教育界之奉行如何，吾人殊不敢妄揣，尤以小學之教育，似猶未具體着手及此，最爲遺憾！今日請反覆勘究社會力改變之原因，而以鄙意陳管見如後：

倒戈之變，今後或不至重見，顧懲前毖後，正宜考察其原因何在，此於統御問題，關係之重，無待煩言。蓋自辛亥以還，中經項城獨裁專政者五年，其後南北兩方，人物皆失中心，羣龍無首，中上級軍人，爲本身祿位，莫不思戴一人以維護其權利。其服從而擁護之者，非心中悅而誠服之也，又非有謀國之誠也，間有一二本諸前人之社會力，耿耿孤忠，不喜朝秦暮楚之人而亦無改造全般心理之力量。自民十六七之交，三民主義成功，風氣始稍稍改變，而上下間之隔閡如故。夫唯其上下隔閡，故無一種將校園之精神，無將校園之精神則尊孔也，新生活也，亦僅能大體上，遵從領袖之命令，不於存亡之交，公然叛國已耳。求其內心一變從前之面目，殊未易者，則上下間關係之改善，卽在如何去其隔閡而已。

家庭之故，在今日之中國，最可悼歎者，莫甚於父子之不相諒解，而合本其所受之社會力以相責難也。蓋前所受之社會力恆舊，而後者所受之社會力較新，前者之社會經驗較多，

而後者之社會經驗較少；前者爲後者擔負不貲，而後者受前者之反哺有待；於是因理想之不同而隔閡愈甚。履霜堅冰，由來者漸，言之誠可畏已！然此種隔閡，亦不無根本受自文化之因素焉。昔日君父之尊，幾無二致，著者友人中家教嚴肅者，年至四五十，每見其父，必垂手待立，受嚴譴則跪，甚至面一大水甕跪其旁長狹木橙上，一不經意，則墜水甕中有之。此種尊重秩序之精神，或在白蘭德認爲可敬者之中。而不知吾國父子間，因是以釀成隔閡之弊，由來已久。今之少年，不明乎社會所以成立之由，而對於舊文化之厭棄，未非此種神聖不近人情之規律，有以激之使然也。著者之家，已三世父子同席，是以隔閡之情較少，然老少相需之理，已難執人人而共喻之，且老者夫婦間之見解不同，尤足以加重此隔閡。嗟呼，今日求得一良善之家庭難矣，父子間之隔閡，一日不去，正恐社會之苦痛，各無已時，然則君臣父子之間之關係，所患正復相似也。

父子間之關係既薄，連帶而及於兄弟無疑，惟兄弟年歲相若，性情相近，事理較明者，其關係雖不若昔日之親密，猶可不至過於扞格，而同氣連枝之訓，則浮薄之人，已視爲陳腐不根之談矣，無已，去父子間之隔閡，則兄弟之情，亦可稍卽於厚乎？

近年視爲社會上最大問題者，其婚姻問題乎！殉情離婚之事，時有所聞，此從前不常見者也。十餘年來，司空見慣矣。吾謂男女間問題，已發生新社會力，然平心論之，男女之想與鑑別，在目下時代，其自身恆不若其尊親鑑別之周，然多數尊親，皆無如子女何也。唯其無如何，而又不忍見其子女陷入網羅，則將多方設法以警覺之，而結果恆不能不聽其自然。

於是所謂尊親者苦矣，身當其衝之青年，一至無何奈何之境，則精神物力，悉爲之困，甚且害及其生命，由是併一生之事業而斷送之，耗矣哀哉！持保守之見者，橫加詛咒，則以爲西洋文明，實尸其咎。夫因噎廢食，食非噎之原也！況婚姻神聖，戀愛自由哉？然而失敗者踵相接也，則以鑑別偶差，兩性日相處而不免於隔閡。保守者知舊而不知新，急進者知新而不知舊，兩性相與，乃摸索於於沖漠無朕之中。若涉大水，其無津涯，幾何不淪胥及溺耶？然則青年夫婦之鮮克有終，亦禍生於隔閡故也。

綜觀以上所論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舊社會力之猶在也如彼，而其末流之弊所及又如此；則吾人欲期其一，納於軌物，當舉四者之隔閡，一掃而去之，則社會乃日就於光明，而武人亦間受其福，然則如之何而可耶？

曰隔閡之弊去，然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，方有道德之可定，故國民性（卽民族性）之恢復，卽在隔閡之能去與否以爲斷。然則隔閡果能去否耶？曰：能。何以知之？曰：於朋友之社會力未變知之。

大學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，此就宗法時代言之耳。宗法之道既廢，人與人間之同情，未必盡失也。且人類之可貴，卽在此間同情之心。良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，縱有隔閡，而朋友之交，純屬於人合，與父子兄弟之天合者不同。又無君臣上下階級之懸殊，與夫婦間有婚約之牽制者更異其趣。合者可以共聲氣，不合者不必爲仇讎，因終隙末者，少數之少數而已。卽有猜嫌，杯酒盤餐，剎那間言歸於好，較之其他各倫，默化潛移，尤

爲易易，蓋形迹之間愈自由者，心神之間，愈少隔閡，又不獨年歲資格之不同也。且交友之道亦多矣，吾國舊社會力中，有所謂忘年之交，忘形之交，所謂不挾齒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之交也。偉矣哉，我中國爲道德之國也，吾嘗見夫朋友之死，曰無所歸於我殯者有之矣，爲之籌措子弟游學之資者有之矣，爲之經紀其家屬之貨財者有之矣，平時對其人似漠不關心，至其死則恆以解囊相助爲高，以袖手旁觀爲恥，此非聲氣應求，形迹之間，了無隔閡之故耶？吾於是乃恍然於吾國民性恢復之有道焉。

曰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民族性之恢復，則莫如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爲朋友間之相與而已。何以化，曰治其本，當自小學教育始，治其標，當自以身作則始。

民德之歸厚，往往始於一二賢者之倡導，賢者以身作則，幸而遇其時，得其位，修其道，明其理，有時亦可大收移風易俗之效，而究不若小學教育普及之功，而又垂之久遠也。何者，蒙以養正，少小之印象，終身由之而不輟。故習於善則善，習於惡則惡；而理論之灌輸，風氣之養成，全恃此各地之小學教育以傳播倡導，樹之風聲，小學之關係如此，請爲現身說法之喻以明之。

今使吾爲小學教員，當假想左列各種情況以詔示兒童。一日，在講堂上，捉得一機會，語衆見童曰：

我等領袖，在廣播上語汝等曰：汝等當孝順父母，恭敬長上，方能長期抗敵，如何謂之孝，其有以語我來。

一兒童應聲曰：孝順父母，是恭敬父母之意。

我更詰問之曰：他人不當恭敬耶？父母於汝等關係如何？一兒童曰，父母養育我等，故我等應盡孝道。

我更詰之曰：汝若父母死亡，或父母無力量，供給汝等學費，汝等卽不盡孝道耶？

衆兒童一致應聲曰：否。

我乃語之曰：父母亦汝等之朋友也。語時各兒童多作驚訝狀。

我更語之曰：此朋友，爲汝等特別之老友。

衆兒童粲然。

我更語之曰：汝等對汝等樂意之朋友，無語不談，對此老友，終身如此，便是大孝。

衆兒童恍然，而有悅色。

余照左旨趣，間一日，或數日，連續施七八次，全用兒童一一貫徹後，乃試行孝忠。

一日，余在操場，目擊兒童體操完畢後，余昭示大衆曰：

汝等家中特別老友，最希望汝等者何事，汝等能言之否？諸兒童中答者紛紛，有謂望我等盡孝道者，有謂望我等做大官爲大將者，有謂願我等爲工程師者，有謂願我等爲醫學博士者。

余曰：此皆將來職業，吾意欲汝等就家之存在，體察過去現在及將來而一思之。汝等欲保家，不可不保國，保家宜信賴家中特別一二老友，卽父母是已。欲保國，不可不得信仰全

國之特別一二老友。即領袖與主席是已。元首數年一易，號令全國，不可不尊敬，領袖則有久遠之性質，在歷史上意義甚深。有領袖則興，無領袖則亂，汝等對之，尤當矢志服從，鞠躬盡瘁，忠領袖，即所以忠於國家；對一切居己上者，亦宜推此念以活用此忠字。是即忠之精義。

一學生問家中之特別老友，我等日日見之，我國中之特別老友，不能日日見之，老師何以亦稱其為特別老友也。

余告學生等曰：汝等亦知神交之說乎？常聚首者，謂之形交；不常聚首者，謂之神交。形交者為事故所限，亦未必常聚首，神交者遇特別事件發展，如軍事訓練，運動大會等，亦可常見之。汝等至電影院，或在學校，或在其他公共場所，不常見其肖像乎，不常見其肖像而起立乎，吾等為國家，不能不需此老友，為抗敵，不能不需此老友。此老友，不惜時時與汝等接近，甚至躬臨廣播電台，與汝等談話，甚至櫛風沐雨，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，不但為全國大眾將來之幸福，尤為全國未來之民族英雄，即為汝等之一切事業，規畫永久，其關係之親密，曷嘗次於汝等家中之特別老友。而此老友初不自居一功，獨孜孜以汝等家中之特別老友為念，惟恐汝等之不盡孝道於彼等，而絲毫不及其本身，汝等豈可不忠孝並重，時時以此老友之福壽康寧為念，直接保護汝國，間接保護汝家，且亦所以慰家中之特別老友乎？汝等家中之特別老友，求保其國，未有不以此為榮，而屢望於汝等，汝等亦當以此為榮，而感覺五千年古國之光榮偉大也。

再者汝等對此全國之特別老友，既常見其肖像，或深見其面，或悉印像不深，負此老友，應常常考究此特別老友之言行。或於書畫中想像之，或就長輩問訊之，常常心領神會其言論丰采。將來造就必大。此特別老友對汝等每一個人，皆有傳受衣鉢之念，汝等皆知之否乎？

余說至此不覺音噪無限壯烈，視諸兒童，亦莫不義形於色，一若即將躬赴前敵者。蓋此時東船西舫悄無言，唯見江心秋月皎潔矣。

他處兒童，於服從領袖之旨，尙能了解，惟理會之興趣似不若本班之真切，於是思有以教悌。

余班之中有昆季，以參商著，而材質各有所取，思有以化之。

一日，目擊二童相罵詈，甲爲昆，乙爲季，乃於課餘召集全班訓話。

因問甲曰：汝兄弟素來不睦何故。

甲指乙答曰：是嘗欺余；同時乙指甲答曰：是亦嘗欺余，老師試爲我判其曲直。

余語之曰：汝等聞兄弟則恭之訓乎？甲乙皆不答，余更語之曰：兄弟即朋友也，一家中之朋友也。同一父母所生，或同與父母之朋友也。或同祖或同一曾祖之孫，或曾孫皆朋友也。汝等皆知朋友之爲貴，對此天然之朋友，反忽視之乎。今試問汝等交朋友之道，孰明白者先告我，一生答曰：當信實，一生答曰：當不欺，一生答曰：當熱心，一生答曰：當大方，一生答曰：當講義氣，一生答曰：當不分彼此，一生答曰：當互讓，於是陳義紛紛引

人入勝。

余乃大詰諸童曰。如是者。汝等知交友之道，吾無憾矣。可即以所言者施諸兄弟。以吾言而不謬者，試舉手，於是全體舉手。而甲乙同舉，惟差後耳。

又一日，目擊甲乙在操場靠近，因事正欲口角，余復召集全班訓話，爲語劉先主爲關羽復仇敗走白帝城事，諸童大爲興奮。

余乃以笑容語甲乙二生曰：好兄弟當如劉關矣，二生微赧。嗣後復設種種方法試行之，單心考察二生行爲似微變異。

一日 見乙以生梨餉諸甲其顏甚霽，乃當衆獎之，由是不復聞二人口角事。

教小學生，說男女間事，最難措置，然蒙以養正。少小時亦宜令其聽聞一二格言，使其於此道早得若干常識與良印象。他日或更受益無窮。因以左義，間一年，輒二次道之。其略如左：

1. 土廣民衆，國雖弱亦強；小康時代，人生之罪，無後爲大。孟子謂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，實本此義。（後嗣不限於男性）

2. 父母之于所生，無不望其成立良善家庭，人子自身，亦何獨不然，吾人於此，當慎之又慎。

3. 婚姻事，父母不必爲人子作主，但可以參加意見，以年老則閱歷深，判斷正。青年與青年之間，程度有限，未易得確切之答覆。父母以外，尙有其他老年人可供詢度也。

4. 夫婦之道，相敬如賓，吾人當視夫婦爲兩性特別之朋友，且於一生幸福有關。

5. 夫婦間不可希望過高，當如朋友間之互相諒解。

6. 母以夫婦故，而薄於其他各倫。

7. 人與之人間，縱情愈親，誤解亦愈多，事事本諸禮讓，十之八九可以相洽。知此不知有離婚反目等事矣。

8. 男女同性，其生不蕃，親表姊妹，亦不宜結婚，以其無殊於堂兄弟也。

9. 納妾在所必禁，然前人兩性間社會力稍異，不可以此追加責備，尤不可以於人前人後譏談其尊長以爲快。申生之孝，大可念也。

余口述中，頻頻目數童，數童疑道其婚姻事，微覺赧顏。余笑語之曰：汝等於此事，赧顏本可不必，然知以男女防閑自律，是能尊重秩序者也。女子尤當知此，乃可以爲人母。余言及秩序二字噪音特高。

以上略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間民族性恢復之道，而於夫婦一倫，微參新社會力，自信折衷較當，至於朋友之交，則吾以直覺之所得，數十年以來，同胞之猶未人頭畜鳴者，賴有此耳，蓋三千年。望賢之垂訓，文藝之張皇。於朋友間相與，鼓吹獨精。易曰：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」，此言朋友之功用也。「詩曰：矧伊人矣，不求友生，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」，此立朋友之樂也。禮樂記曰：「三年視敬業樂羣，五年視博學親師，七年視論學取友」，此立朋友，關乎學業之成就也。書曰：「周有臣三千惟一心」，此君臣間，手足腹心相與之義也。春

秋艷稱鮑叔之薦管仲，而孔子於其弟子，相依爲命，尤可於論語中一一見之。孟子之重師道，號稱子貢築室孔子之場，獨居三年然後歸，以戒陳相。大學之訓曰：「與國人交止於位，」中庸列朋友於五倫之一，蓋人羣之求聲氣，應無事不可以共商，無話不可以共談，心神之間，無隔閡，豈若其他各倫處之不善，則拘於形迹，扞格而不入哉？夫孔孟之學，代表中國國民性者也，其於朋友之間多，丁寧反覆告誡，如前所述，則謂中國民族爲同情心最發達之民族，不亦宜乎！而唐宋以來，詩詞贈答多爲朋友生死離別窮困無聊慰藉之辭，尤足徵吾人情感之發達。謂吾人道德拘於宗法之見者，豈不謬哉！而又有進者，孔子曰：「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」又曰：「惟孝友于兄弟。」詩云：「烹鼈膾鯉，伊誰在矣。」張仲孝友，而夫婦之間，自古有相敬如賓之道，然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，合乎交友之道者，則父可以慈，子可以孝，弟可以悌，夫婦可以別，自古有明訓矣。蓋交際相與，德與不德，望而易知，庭訓之中，禮義愆尤，罕聞於外。易知者共喻，罕聞者莫詳，故孔子特著朋友於五倫之末，而不欲自限於宗法，是以小康說中，有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和夫婦之辭。而大同之說，則謂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男有分，女有歸，蓋友道之極致也。友道之極致，則爲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於斯時也，無政無教，一主於公，而宗法之義悉泯焉，細味吾言者，其亦可以恍然民族性恢復之有道哉！

孔孟管之訓，其社會力已經削弱者，既可以恢復，然後孫子五德之義，可以具陳，今試就孫子智信仁勇嚴五字一檢討之。